

此種宣傳運動所造成的惡果可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發生的事件看出來，關於此事已另提抗議。卡坦加兵士已在這次事件中當着好幾國的領事及美國一位要人的面前顯露出你煽動卡坦加人民所引起的不良影響。

因此，我要照以前幾次那樣向你建議，時不宜遲，趕快改變你對聯剛的態度。聯合國堅決要求依照聯合國的決議案和平解決我們的共同問題。可是，你的政權如果重新惹起敵對行為或是有意無意地發動暴行，那就使此種解決全無可能。

## 附件貳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史密斯先生致宗貝先生函

我要告訴你，我奉聯合國代理秘書長之命，向你嚴重抗議卡坦加警備隊人員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對我與烏固哈先生實施的暴行。我並奉命代表聯合國要求你對這種暴行負責賠償。

你知道，我們是應邀到斯密司先生家中參加歡迎美國參議員道特先生的宴會，斯密司先生的住宅與莫克將軍的房子靠得很近。莫克將軍的衛士要想不許我們通過，經過一番爭論後，我們方能到達斯密司先生的住宅，那邊已經到了好幾位外國領事與其他賓客。在我們到達後五分鐘，一羣警備隊與突擊隊衝進屋內，以步槍恫嚇眾賓客，並將烏固哈先生與我二人拖出去用槍托毆打。烏固哈先生當被打傷，血流不止，鼻子亦被打斷。打了數分鐘後，我與另一位要想幫助我的賓客同被擲上卡車，卡坦加兵士在車上繼續毆打我們。美國領事霍法克先生奮勇抵抗卡坦加突擊隊，將我從卡車上救出。此次故意攻擊手無寸鐵的平民，而且毫無理由，十足顯出懦怯與野蠻，為任何自稱為有組織軍隊的恥辱。

同時，我們雖竭力阻止，烏固哈先生終被帶往突擊隊的營房。我立即趕到你的寓所要求釋放烏固哈先生，我在那邊見到莫農哥先生與京巴先生，他們答應一定將他放出來。後來，莫農哥先生在電話中告訴美國領事，說聯合國軍隊拘捕了許多卡坦加警備隊（此事完全不確）並威脅說如不將他們全部釋放，就扣留烏固哈先生。最後，莫農哥與京巴兩先生將烏固哈先生送至美國領事館。

一位印度少校——廓爾喀第3/1營的 Ajeet Singh 少校——被派去尋找烏固哈先生，現仍失蹤，他的座車亦無下落。我們的巡邏隊找到和該少校在一起的一

個廓爾喀兵士，他已遭殺死，屍體在你的寓所附近發見。關於此事，我已向你提出抗議。

我在今日提出的另一抗議中已經強調說，這些事件都是你與其他卡坦加當局進行宣傳運動的直接後果。因此你與你的同事們必須對這些事件負全部責任。我要求你立即停止此種運動，倘任其繼續下去，必然引起更嚴重的事件，促使戰事爆發，那時你與你的同事們就要單獨負責。

我並要求卡坦加當局立即進行調查，查明此次對秘書長的代表及顧問實施此種暴行的人，迅速予以嚴辦。我還要求查明並嚴辦殺死廓爾喀兵士及擄走 Ajeet Singh 少校的人。

最後，我堅持由你代表省政府對你的軍隊所犯暴行以書面道歉。

文件 S/4940/Add.16

[原件：英文及法文]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

聯合國剛果行動主管長官關於伊利沙白市情勢之報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事件的結局

一、某些卡坦加當局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事件[S/4940/Add.15]的最初反應似是感到驚慌，並曾略作努力，欲在由其反聯合國宣傳所造成的一種情勢中重建其權力，但此種情勢已經全世界看到，危險到無法控制。十一月三十日與卡坦加政權接近的一家報紙 l'Essor du Katanga 在第一版上刊載一篇文章，標題是“卡坦加政府對拘捕聯合國官員三人(原文如此)的歉意”。文章說該政府對於造成這次事件的“誤會”表示遺憾，但對聯合國駐伊利沙白市副代表史密斯先生與聯剛主管長官特別助理烏固哈先生二人的遭遇卻說得很輕。在文章指稱各節中說到他們二人所乘的那輛聯合國汽車曾在卡坦加警備隊總司令莫克將軍住宅前面連走三次，引起卡坦加“突擊隊”的疑心，此話全非事實。

二、同期 l'Essor du Katanga 刊載一篇宗貝政權的“內政部長”莫農哥先生的訪問記，據他說卡坦加當局願意和平解決，並建議代理秘書長親自到卡坦加一視究竟。莫農哥先生再度提出卡坦加的獨立要求，並繼續說：“真的，我們受到嚴重威脅；真的，我們必須準備最壞的遭遇。但是，這不是說已與聯合國再次發生戰事。我們不欲無謂的流血。倘能找到和平解決

辦法，我們就很高興”。他接着對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間一個印度兵士的慘遭殺害表示惋惜，並強調卡坦加必須維持紀律。他最後說：“因此需要找到犯罪的人並依法處罰。假使聯合國向我們進攻，那就不同了。我們必須保衛自己，只要聯合國不進攻，我們就必須沈着。也許聯合國會明白，可能獲得對大家都有利的解決而無須再度打仗”。

三．但是，卡坦加政權為恢復控制情勢所作努力並未生效。此時已有許多跡象顯出卡坦加軍隊，尤其是突擊隊依然不受控制。在以後十天中富有煽動性的謠言更是加快傳播，使人可以推斷到極端份子，也許其中還有傭兵在內，正在利用卡坦加宣傳運動所造成的情勢，有計劃地挑動卡坦加軍隊，以便激成與聯合國開戰。十一月二十八日夜被架走的印軍少校 Ajeet Singh 雖有若干跡象現仍生存並被關禁在警備隊兵營內，但卡坦加政權無法將他交出來。

四．十二月一日宗貝先生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在前一天已收到聯合國提出的兩項抗議[S/4940/Add.15, 附件壹及貳]。他說他並沒有進行反抗聯合國的宣傳運動，但在安全理事會討論並通過決議案“載明聯合國對卡坦加的作戰聲明”後，他祇是確定事實真相而已。他在聲明的後半部中對毆打史密斯先生與烏固哈先生一事曾說：

“依照此時實行的一項計劃，若干聯合國份子正在調查此事。當我們的熱心擁護者之一道特參議員在和我們一起的時候，聯合國有些人要想對他證明住在這個國內的是一羣野蠻人，其中最野蠻的還擁有武器以便組成軍隊，而這支軍隊的不守紀律那怕最不注意的人也會很易看到的。這些聯合國份子還在發動謠言刺激人民。他們也許以為我們不知道昨夜誰在故作秘密的卡坦加電臺廣播，高喊煽動口號，並號召大家武裝起來，據說這些都是由我發出的。卡坦加政府有一座官方無線電臺，當政府有決定行動途徑時，它無須以秘密電臺來發表。我要提醒所有卡坦加人民，不分黑白，他們都一定要服從唯有政府發出的正式命令。任何其他請求或通知都要一律拒絕。倘能照此行動，聯合國不久就會明瞭它採取的心理戰爭途徑是錯誤的，正與它的武器戰爭走錯了路一樣。”

五．在同一天早晨，宗貝先生對伊利沙白市聯合國副代表提出關於聯合國抗議殺死印度兵士與綁架

Ajeet Singh 少校一事的答復。抗議與答復列為本文件附件壹與貳。

六．宗貝先生於十二月一日早下午前往布拉薩市；卡坦加電臺廣播稱宗貝先生有意前往巴西出席道德重整會議，在他離職期間，由“外交部長”京巴先生代理外交、國防與聯合國關係事宜；省財政部長吉威先生處理一切行政問題。

七．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夜間宗貝先生於布拉薩市向雷堡市的阿杜拉總理提議他們二人於十二月二日在剛果河中部一條船上會面。阿杜拉總理未接受此項提議，但表示願意隨時派直升機至布拉薩市將宗貝先生接至總理的雷堡市寓所。阿杜拉先生並重新保證他個人、中央政府以及聯剛都將全力保護宗貝先生的安全與自由。宗貝先生不願接受此項提議。雖然據說他的同事們曾設法請他回卡坦加去，但他仍於十二月三日向午離開布拉薩市前往巴黎。

八．十二月二日京巴先生對聯合國副代表送出宗貝先生兩項答復，經列為本文件附件叁與肆。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日至三日夜間發生的事件

九．由於緊張情勢的壓迫及不斷宣傳的挑動，卡坦加軍隊的紀律日趨惡化。結果，在十二月二日午後四時一刻，喝醉酒的卡坦加警備隊隊員在伊利沙白市飛機場惡意干涉若干機場工作人員及一位女性。為了維持秩序起見，聯剛駐在機場的印度 Dogra 軍隊將不守規矩的警備隊員繳械。於是其餘的警備隊員與警察就跳進壕溝向聯剛軍隊射擊。因此，印度軍隊不得不將他們全部繳械並扣留起來。

一〇．關於此事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伊利沙白市，警備隊就開始在市內巡邏。一輛卡坦加裝甲車由兩個非剛果人陪同停在通往機場的道旁。警備隊並在鐵路軌道下面的隧道內通往巴魯巴難民營及聯剛瑞典軍隊營房方向的道路上設置障礙。這兩處障礙顯然要想阻礙聯合國一部分軍隊與市內聯剛總部間的重要交通。

一一．午後七時，義大利醫院一個義大利男護士兼駕駛員以一輛卡車載送十六個巴魯巴籍醫院工作人員至巴魯巴難民營，身上未帶武器也沒有人護送，在地道障礙處被逼停車。他在一再被毆之後送到伊利沙白市警備隊兵營——馬薩脫營——由一位軍官將他鎖在一間房內，還派一個衛士保護他，免遭喝醉酒的警備隊員的毒手。到了十二月三日晚下午由京巴先生與莫農哥先生將他送給義大利領事。

一二. 十二月二日至三日的夜間，聯剛另有七個瑞典軍人、兩個挪威軍人和一個阿根廷軍人也被卡坦加軍隊架走。上述義大利司機聽到其中有三人被關在卡坦加突擊隊兵營內，但其餘的人則無消息，雖經立即請求京巴先生將他們交出來，但他推說不知道他們的下落。那位阿根廷軍人於十二月四日被釋放。

一三. 在這些事件正在發生的時候，聯合國代表與京巴先生交涉並告以關於機場的情形。他們告訴他說，聯合國祇欲將扣留在機場的喝醉酒的警備隊員交給卡坦加當局，惟該當局必先將道路上的警備隊員撤走，以免發生意外。此點如能辦到，就可將被扣留的警備隊員自機場徐徐護送至省主席官邸，全部點交。京巴先生躊躇了一會終於同意了，他和卡坦加軍隊總司令莫克將軍一同到城內各地去撤走警備隊。

一四. 聯合國於是將被扣留的警備隊員帶進城內，在午夜前後，於主席官邸外面全部點交有京巴先生、吉勃威先生、莫農哥先生、莫克將軍及若干領事在場。史密斯先生解釋說，這批人因醉酒不守紀律，所以被繳械扣留。扣留在機場內的警察於次晨釋放。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的事件

一五. 暫時撤走的警備隊員於十二月三日晨回進市內，繼續把守隧道口及通往機場的街道上的障礙物。他們還隨便開槍，一架聯合國直昇機曾遭射擊。而且，京巴先生不但沒有緩和緊張局勢，還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他在前一晚已對報界發表過的極不正確的消息，指稱警備隊員死傷多人，又說聯合國是肇事者。據收聽到的報告，京巴先生在最後說：

“倘使聯合國要想留在卡坦加境內，就必須尊重我們為我們自己樹立的理想。反之，如果為了要有藉口留在這裏便每日惹事，那就必須認清——各位，這是嚴重的，最後一次警告——我們將不顧自己，不得不使用一切方法將搗亂者逐出我們的國境。我們已表示極大的耐心，我相信各位可以證實這點，但是，耐心是有限度的，何況事關我們國家，卡坦加的存亡。”

一六. 聯合國代表為了維持秩序，決心要求警備隊全部撤出伊利沙白市。京巴先生最初不肯答應，旋由英美兩國領事前去看他，並保證聯剛的用意和平，祇欲恢復正常狀態。聯合國副代表史密斯先生和另一位職員蘇卡先生於早下午，在護送下徒步前往省主席官邸，並由美國領事同往。史密斯先生在與京巴先生談

話時提出警告說，卡坦加武裝部隊繼續留在伊利沙白市可能引起事端與衝突，請他們在相當期間撤回到兵營去。

一七. 十二月三日午後三個瑞典軍人——上尉、軍曹及士兵各一——因公乘坐小汽車擬通過隧道口的障礙物。警備隊員對他們開槍，駕車的士兵腹部中兩槍被擊斃。另外二人亦被擊傷；上尉的手臂為槍彈擊斷，軍曹則腹部與腿部均被擊傷。在該車駛離道路撞在樹上後，警備隊員猶繼續射擊。後來據悉前往營救被擊傷官兵的瑞典醫官一人及醫務員三人沒有回營，據推測已遭警備隊員扣留。到了午後六時左右，受傷的兩位官兵和士兵的屍體纔由一輛民用紅十字車送至伊利沙白市的聯剛醫院。

一八. 史密斯先生聽到上述消息後立即與京巴先生通電話，再度堅持卡坦加軍隊撤出市鎮。史密斯先生要求京巴先生命令他的軍隊立即回營，並要求在半小時內通知此項命令是否發出；否則聯剛依照其所奉安全理事會的命令，為確實維持法律與秩序以及保護其人員採取任何必要措施，所有後果都要由卡坦加當局單獨負責。京巴先生立即將此種請求稱作最後通牒，並對報界發表公報，節稱：“卡坦加政府最堅決地拒絕此項最後通牒。卡坦加政府認為唯有談判方可解決問題。它準備談判，但將以武力對抗武力”。

一九. 到了十二月三日傍晚，京巴先生非常緊張的給史密斯先生通電話，詢問聯合國在雷堡市集中飛機十八架即飛伊利沙白市，是否果有其事。史密斯先生回答說他沒有確實消息，但這批飛機可能與京巴先生所知道的聯合國軍隊輪流替換一事有關。京巴先生聽了頓時發怒說，如有任何飛機飛臨卡坦加上空一定予以擊落。史密斯先生答稱他將立即向聯合國會所報告此項嚴重聲明，並說聯剛定當對抗任何此種行動。

二〇. 史密斯先生乘機強硬抗議卡坦加方面依然扣留若干聯合國人員，並要求立即安排經由外國領事予以釋放。京巴先生指稱聯合國方面還扣留住二十個機場警備隊員，此一指責是全無根據的。當史密斯先生否認扣留警備隊員時，京巴先生回答說，假如這是聯合國的說法，那末他的說法是他並沒有扣留任何聯合國人員。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的事件

二一. 十二月四日早晨史密斯先生與烏固哈先生繼續努力，經由外國領事營救被扣留的聯合國人員。那

時相信落在卡坦加人掌中的聯合國人員有十四名之多。其中有：印度少校一人，他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間失蹤〔參閱 S/4940/Add.15, 第十七段〕，及自十二月三日午後起即不知下落的四個瑞典醫務人員。十四人內有瑞典人十一名、挪威人二名及印度人一名。此時有跡象可知警備隊員扣留這批人是有計劃的，將聯合國人員扣作人質。

二二．早晨過去後史密斯先生與卡坦加境內聯剛軍隊司令拉雅准將在伊利沙白市郊外巡視，向部隊官佐與職員作扼要講話，並視察機場。到了午後二時左右，他們獲悉卡坦加突擊隊已在市郊通往機場的路上佈置強固障礙，切斷了機場至伊利沙白市聯剛總部的交通。此種障礙包括突擊隊一連，且人數不斷增加，另有裝甲車三輛及口徑六十公釐的迫擊炮數門。據報障礙處還有若干穿便服的非剛果人。一隊強大的聯剛巡邏隊派出去試探此一障礙，同時經由美國領事通知京巴先生，倘不撤除障礙並將軍隊撤回營內，就要以武力掃蕩。京巴先生告訴美國領事說，他已派人撤走軍隊，後來又對烏固哈先生保證說，如果聯合國將軍隊調開，他就撤走他的部隊。據悉卡坦加警備隊司令官莫克將軍與伊利沙白市警察局長薩潑威先生曾至障礙所在地企圖加以解散。

二三．京巴先生既已保證只要聯合國軍隊也撤走，他就可以撤軍，聯合國司令官就決定將障礙附近的軍隊撤走，作為對京巴先生的諾言表示誠意與信心，藉以避免可能有嚴重後果的事件。史密斯先生與拉雅准將留在機場這邊，烏固哈先生與其他聯合國人員則留在總部及市內其他地點。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的事件

二四．十二月五日聯合國軍隊發見，雖有京巴先生對領事們、報界及聯合國所作撤兵保證，障礙仍在固守之中。烏固哈先生請美國領事火速與京巴先生交涉。據說京巴先生態度溫和，那時似有幾分希望以和平方法解決問題。因此，烏固哈先生安排與京巴先生面談，他們二人在上午十一時半會面，目的是繼續討論通往機場道路上的障礙問題。在這次會談中顯然可見京巴先生對其軍隊毫無控制，祇是一味延宕而已。他只是提議繼續進行討論，並再度答應約束他的軍隊。

二五．甚至在烏固哈先生與京巴先生作最後一次會談以前，已明白看出有許多跡象，顯出警備隊正在實施全面進攻聯合國的計劃。警備隊正在調動兵力包圍機場，卡坦加一架“Dornier”式飛機於上午十時三十

分飛臨機場上空。京巴先生與卡坦加省的內政部長莫農哥先生顯在設法離開伊利沙白市前往牙多市。經過與京巴先生最後一次商談後，已顯可看到聯合國代表雖然多番努力——自前一天早下午起的不斷努力——要想以和平方法恢復必要的交通線，但都沒有成功。因此，除了以武力掃蕩障礙外，已無其他辦法。

二六．在這一週內，伊利沙白市的聯合國軍政人員面對着各種挑釁行動以及日益明顯的正在對他們實施的預定敵對行動計劃，極盡容忍的能事。由於設法和平解決，耽擱了很久時間，聯合國軍隊並不採取可能妨礙此種解決的一切軍事措施，結果聯合國的軍事形勢毫無改善。倘再容忍下去，勢將危及聯合國人員的生命。

二七．因此，由拉雅准將負責應付此種情勢。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聯剛開始清除機場至市內聯剛總部間的障礙物，由印度軍隊在半小時內順利完成任務。印軍軍官一人被擊斃，士兵四人受傷。卡坦加方面至少有三十八名警備隊員與突擊隊喪身，另有兩名非剛果籍傭兵遭擊斃。

二八．自機場開出的一隊聯剛軍隊協助掃蕩障礙，遭到來自舊機場及道路兩邊 Sabena 賓館方面的猛烈射擊，他們發見卡坦加軍隊的陣地很是堅固。此外另有跡象顯出卡坦加方面的總攻計劃，其規模之大，以及成熟程度均遠超出想像到的。聯剛軍隊於夜間收兵。

二九．同時，京巴先生在伊利沙白市記者招待會上說，他的部長們將一律與城共存亡。市內的聯剛總部曾遭附近別墅內斷斷續續的迫擊炮和機槍的射擊，但據最後一次報告，並無死傷者。

## 附件壹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駐伊利沙白市聯合國

副代表致宗貝先生函

我要通知你廓爾喀營的巡邏隊在緊靠主席官邸的附近找到該營一士兵的殘缺屍體。這個士兵曾隨同一位廓爾喀少校擔任正常巡邏任務，該少校現在仍是下落不明。他一定是在清晨一點半至六時之間於回返廓爾喀營所在地 Lido 的途中遭殺害的。

我請求你下令調查，以便查明該少校的下落。請將擬就此事採取的步驟迅速告我並請給我一份——即使是很簡單的——關於這件謀殺案的報告。

(簽名) G. Ivan SMITH

## 附件貳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宗貝先生致伊利沙白市  
聯合國副代表函

茲接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關於發見一具廓爾喀士兵屍體及該團少校失蹤的來信〔附件壹〕。

我非常反對此種行爲，並已親自採取行動，保證由警察、警備隊及檢察官立即調查，緝捕兇手。同時已設法使人民合作。我要於此說明，此事發生地點在修德路與伊利沙白路的交叉處，不在元首官邸附近。

## 附件叁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日宗貝先生致聯合國  
剛果行動主管長官函<sup>4</sup>

茲接得十一月三十日駐伊利沙白市聯合國代表轉給我的來函〔S/4940/Add.15, 附件壹〕。你責備我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篇演說中所講的話，並說倘使因此引起任何暴行將唯我是問。你還責備我不該講“這是剛由十一個國家在紐約決定對我們發動戰事”的話，並對我說，你不相信這是僅僅出乎誤會。

我講的那些話祇是表示卡坦加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情緒。安全理事會最近通過的決議案如謂意不在此，實難使卡坦加人民相信。由於對卡坦加情形與卡坦加人民心理毫無所知的國家的代表們以前發表過猛烈攻擊卡坦加的演說、卡坦加電臺挑釁性的評論以及最近九月間因決議案的規定不甚明白，不顧當地聯合國代表的正式保證對我方軍隊發動卑怯而殘酷的進攻，他們都很明白那些決議案的意義——雖然至今尚未正式通知我們。

你注意到我在演詞中所用的若干字句，但不提其他。可是，我曾明白肯定的說過，假如因為聯合國而造成戰爭狀態，祇有我一人有權決定何時發動戰事。我講出那句話是要防止任何自發的敵對行爲或任何敵對行爲而其發動者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相左。這一段話應與我今日重申的以往所作一切聲明併在一起讀。

我們準備以和平方法解決我們所有的共同問題，我們決不率先發動侵略。我們決心要竭盡所能防止任何事件，我們也希望作同樣努力。

我們今日另函駐在伊利沙白市的聯合國代表〔附件肆〕，對他遭受毆辱的事情表示歉意。駐守在莫克將軍寓所的士兵屬於九月十三日在郵政總局被襲擊的

<sup>4</sup>由京巴先生轉交。

部隊，現已由另一部隊接防，其軍官已予處罰，對其餘肇事者亦已採取懲戒行動。我在同一信內說明為調查 Ajeet Singh 少校失蹤及其司機遇害情形所採取之措施——此事或係外人所爲，利用道特參議員訪問機會，污損我們在國外的名譽。

我竭誠希望，本着我們的真誠合作與相互誠意，我們能夠找到確實解決我們的問題的辦法，同時保護我們的利益。

## 附件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日宗貝先生致伊利沙白市  
聯合國副代表函<sup>5</sup>

我已收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來函〔S/4940/Add.15, 附件貳〕，該函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你與烏固哈先生所身遭的暴行提出抗議。我注意到此項抗議係奉聯合國代理秘書長之命令提出。

我在十二月一日對報界發表的聲明中詳細敘述了發生這些事件的環境。

你以為這些事件都是我與其他卡坦加官員的宣傳運動所引起的，因此要我負全部責任。我不同意此種說法；我本人向來主張和平解決我們所關懷的問題，但是鑒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三日對我們實施的侵略以及安全理事會最近在某些外國代表發表激烈言論後所通過的決議案，我不得不就這些事件所激起的反響對我的人民提出警告。

在我演說時所強調的各點中有一點是說，唯有我一人有權決定並宣告戰爭狀態，這是要防止任何自發的行動或由與我們利益不相同的人採取的行動。

無論如何對於你與你的助理痛遭毆辱一事，我的政府與我本人都是真心感覺遺憾。肇事的人已經查明並予懲罰，特別是指揮那個部隊的官長，他們的行動是反抗聯合國巡邏隊在莫克將軍寓所附近的挑釁。

我在十二月一日信內〔附件貳〕已告訴你關於調查廓爾喀士兵一人被殺及 Ajeet Singh 少校據報失蹤的情形所採取的步驟。我們如獲任何消息當立即告訴你。

我們與你一樣，相信我們的問題可以經過談判獲得和平解決。我們真心願意避免任何事件，我們希望你也竭盡所能，勿使我們要想在聯合國與卡坦加當局之間發生的良好關係受到任何損害。

<sup>5</sup>同上。